

Explanation of Craft Culture in
“The Book of Songs”

《诗经》工艺文化阐释

王其全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诗经》工艺文化阐释

王其全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祝平凡

版式设计：张惠卿

责任校对：孙树松

责任出版：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经》工艺文化阐释/王其全著.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9

ISBN 7-81083-530-0

I. 诗... II. 王... III. 诗经—文学研究
IV. 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112035号

《诗经》工艺文化阐释

王其全 著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218号 邮政编码：31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杭州东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2006年9月第1版

印 次：2006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

字 数：150千

图 数：167幅

印 数：0001—1000

ISBN 7-81083-530-0/J·511

定 价：36.00元

前 言

《诗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公元前5世纪，孔子亲自进行了编订，初称《诗》；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时，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下，被定为儒家五经之一，始称《诗经》。它是中国文学最早的宝库之一，也是世界艺坛的瑰宝。

《诗经》共收录自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之间创作的诗歌305篇，比西方最古老的诗篇古代希腊的《荷马史诗》还早几百年。按其性质分为：风、雅、颂三类。其内容涉及地域主要为黄河流域，也有汉水和长江流域。《诗经》内容丰富，几乎无所不包，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真实的反映。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还有天象、地理、动物、植物，甚至建筑、园林、工艺、服饰、制造等等，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周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历史风貌。《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从审美的角度看，称之为展示古代艺术美的一幅瑰丽画卷也属当之无愧。

自《诗经》成书以来，研究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从工艺文化的角度，对其作一番梳理和阐释仍是十分必要。尤其是在重视民族传统文化继承、重视优秀文化建设的今天，更是有

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的特点是，以文化为背景，以工艺造物为参照，以工艺美为切入点，以文学作品为解读对象，以综合交叉和比较的研究方法，从九个方面对《诗经》作一系统的阐释。从文本出发而不局限于文本，谈工艺文化而不脱离文本；重在探究文学与艺术的结合点。同时重视最新考古发掘资料和研究新成果的借鉴和引用。某种意义上讲，不只是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的改变，也是研究内涵的拓展和深化。当然这可能还仅是作者的主观设想和良好愿望。因而虔诚期待行家的指点。

本书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较为全面、详尽地阐释《诗经》在工艺美和工艺文化方面所呈现的成就。全书包括：建筑工艺文化、器物工艺文化、乐器工艺文化、车舆工艺文化、兵器工艺文化、服饰工艺文化、植物审美文化、鸟兽虫鱼文化、天地人和谐之美共九章。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诗经》中的建筑工艺文化	1
第一节 建筑形态	1
第二节 建筑工艺	15
第三节 建筑园林	19
第二章 《诗经》中的器物工艺文化	23
第一节 礼仪制度	23
第二节 礼食器物	26
第三节 日常器具	38
第三章 《诗经》中的乐器工艺文化	53
第一节 乐礼文化	53
第二节 乐器瑰宝	56
第三节 乐器饰件	64
第四章 《诗经》中的车舆工艺文化	67
第一节 车舆溯源	67
第二节 车舆类别	69
第三节 车饰工艺	74
第五章 《诗经》中的兵器工艺文化	79
第一节 兵器演变	79
第二节 兵器大观	82
第三节 兵器配饰	88

第六章 《诗经》中的服饰工艺文化	93
第一节 服饰材质	93
第二节 服饰工艺	98
第三节 饰物荟萃	104
第七章 《诗经》中的植物审美文化	111
第一节 植物信仰	111
第二节 植物之美	118
第三节 植物材用	126
第八章 《诗经》中的鸟兽虫鱼文化	137
第一节 文王圣德	137
第二节 鸟兽之美	140
第三节 虫鱼之美	154
第九章 《诗经》中的天地人和谐之美	159
第一节 天人合一	159
第二节 仰观天文	161
第三节 俯察地理	166
附录	173
注释	175
主要参考文献及部分图片来源	188
后记	189
图版	191

第一章 《诗经》中的建筑工艺文化

第一节 建筑形态

中国古代把建造房屋以及从事其他土木工程活动统称为“营建”、“营造”。“建筑”一词是从日语中引入汉语，既表示营造活动，又表示建筑物，也是某个时期、某种风格建筑物及其所体现的技术和艺术的总称。^[1]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易·系辞》）。原始人类栖身之地有“穴居”、“巢居”。如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韩非子·五蠹》：“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墨子·节用篇》：“古者人之初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掘穴而处焉。”《庄子·盗跖篇》：“古者禽兽多而人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昼拾橡、栗，夜栖木上，故曰有巢氏之民。”《孟子·滕文公》：“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诗经·绵》：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开始挖洞而居，而没有房屋。）《礼记》也有记载：“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2]无论巢居，还是穴居，都是祖先在适应环境中的一大创造，都对祖先的生存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

已算作是人类最早的营建活动。

随着农业的发展，人类开始定居，用土石草木等天然材料建造简易“房屋”。中国人把衣、食、住、行作为生活的基本要求，住的地位仅次于吃穿。从考古发现看，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埋在地下的木桩以及底架上的横梁和木板，表明当时已出现干栏式建筑。河姆渡遗址发现有成行排列的木桩和大量的木梁、柱、地板等木板残件，共有数千件之多。有些梁柱留有榫卯遗迹。^[3]

在多数良渚文化遗址中，大多发现有柱洞等建筑遗迹。2004年在浙江海盐仙坛庙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陶质器盖内壁，有干栏式建筑图案，从中可清晰地看到刻划着一单体房屋的正面和两侧面，房屋由高出地面的底架（正面4根柱子、侧面2根柱子支撑着一个平台）、中间窄于平台的墙和坡度较陡的长脊短檐式的屋顶所组成。^[4]使人们第一次对良渚文化时期的建筑形制有了较为直观的了解，甚至可依据所发现的“建筑图”对当时的民居进行复原，再现新石器时代民居建筑的风貌。先民根据自然环境和气候特点，创造发明了最具民族风格特点的房屋建筑形式。江苏吴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草鞋山遗址发现有竹用做干栏式建筑的材料。^[5]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卡若遗址的房屋建筑，大体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木结构的草泥墙建筑。以草拌泥筑墙可以增强坚固性能，使其不开裂缝。居住面用土垫平，然后夯实或烘烤，使其坚固耐用，房屋中央有石头砌成的炉灶。室内和房子四周较均匀地

分布有柱洞。第二类为半地穴式的卵石墙建筑，居住面规整而坚硬。墙壁用石块靠穴壁垒砌，黄泥抹缝，多为方形。从村落布局看，当时人们居住的区域已有一定规律。除房屋外，还发现有石铺路、石墙建筑、窖穴等，说明居住者在努力改善居住条件。^[6]

传说中的夏代的建筑遗址尚在探索中。已发现的此期最早建筑是位于河南偃师西南的二里头遗址。已发掘两座，一号宫殿庭院呈缺角横长方形，东西108米、南北100米，东北部折进一角。在整个庭院范围用夯土筑成高出于原地表0.4~0.8米的平整台面。此时建筑上已大量应用夯土技术。庭院北部正中为一座略高起的长方形台基，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檐柱洞，可复原为面阔八间、进深三间的大型殿堂建筑。殿顶应是最为尊贵的重檐庑殿顶。^[7]《考工记》和《韩非子》都记载先商宫殿是“茅茨土阶”。遗址也未发现瓦件，故殿顶应覆以茅草。前面是平坦的庭院，院南沿正中有面阔七间的大门一座，在东北部折进的东廊中间又有门址一处，围绕殿堂和庭院的四周是廊庑建筑。二号宫殿基址，殿堂同样建在长方形基座上，可复原为面阔三大间、进深一大间带有只廊的宫殿建筑。殿堂南面是庭院，发现有地下排水管道。围绕殿堂和庭院有北墙、东墙、东廊、西墙、西廊，南面亦有廊和大门。大门中间是门道，两侧为塾（门的東西两端有小房间叫“塾”。）这种由殿堂、庭院、廊庑和大门组成的宫殿建筑格局，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对后世很有影响。又根据殿内发现若干埋有人骨和兽骨的祭祀坑，推测这座宫殿可能是宗庙建筑遗存。“凡邑

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因此这里应是王都所在地。（北大中文论坛）

早在殷商时代，中国就进行大规模的建造活动，在以后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建筑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一部中国建筑史，确实是中国科学史、艺术史、文化史中的重要一章。由于自然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的不同，中国建筑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建筑体系。中国建筑基本特征的一些形式，如夯土台基、木构架、斗拱以及院落式组合、对称布局等在商周时期均已出现。^[8]商代妇好偶方彝，可见斗拱的雏形。^[9]

湖北黄陂盘龙湖畔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前期城市遗址，距今约3500余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第二座最早的商代古城。^[10]古城面积约1.1平方公里，平面略呈方形，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60米。城垣四面中部各有一缺口，可能是城门。城墙基宽21米，现今南、西垣及北垣西端尚存有高出地面约1~3米的夯土残垣。城垣的夯筑是以每层厚8~10厘米左右的夯土筑出主体，内侧又有斜行夯土用来支撑夯筑城垣主体时使用的模型板。推测城垣原为中间高耸而内侧有斜坡以便登临，外侧较陡以御敌。城垣外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城壕，壕内侧往往高出外侧1米以上。在城南壕沟底部曾发现桥桩的柱穴，可知当时是架桥通过的。

下层宫殿建在生土上，上层宫殿群的营建是先筑成高大的夯土台基，再在上面修筑宫殿。已发现3座坐北朝南、前后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中的1号、2号基址已经发掘。1号基址长39.8米，宽12.3米，有高出地面20厘米以上的夯土台基，台

基上部已遭破坏，但建筑物的柱穴与墙基仍基本保存。台基四周的外沿各有一排大檐柱穴，东、西两侧各5个，南边20个，北边17个，前后并不对称，推测当时可能在柱头架檐檩，再在其上架设大叉手以承托脊檩和房顶。房顶苫茅草。檐柱径达半米左右，埋在深约70厘米的地下，底有大石块柱础。檐柱前部两侧有直径较小、埋得较浅的挑檐柱穴，可知房顶是出檐的。整个建筑面宽38.2米，进深11米。中心为四间横列的居室，四壁都是木骨泥墙。中间二室面宽略大，各室南面各有一正门，中间二室北壁又有后门。在四室与檐柱之间，形成一周宽敞的外廊，可复原为重檐庑殿顶建筑，屋顶覆以茅草。2号基址南距1号基址13米，建筑技法相同，但檐柱前后左右对称，估计顶上的梁架结构当比1号基址整齐。从周代以后的“前朝后寝”的宫廷建筑制度考虑，2号基址可能是只有一个大厅的“前朝”部分，其北面的1号基址则是“后寝”部分，在基址还发现有陶管相接的排水设施。

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的殷墟是商朝后期的都城遗址。^[11]它占地面积约24平方公里，东西六公里，南北四公里。大致分为宫殿区、王陵区、一般墓葬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和奴隶居住区，城市布局严谨合理。从其城市的规模、面积、宫殿之宏伟，出土文物质量之精、数量之巨，可充分证明它当时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一处繁华的大都市。“宫殿区”发现有54座王宫建筑基址，是殷都城内经过多次修建的一项宏伟工程。宫殿的建筑物都建在厚厚的夯土台阶上的，由夯土墙、木质梁柱、门户廊檐、草秸屋顶等部分构成。

周代定型的建筑和礼仪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公元前11世纪，周灭商建都于丰、镐，疆域比商代更为扩大。陕西岐山发现周早期的建筑遗址，有采取中轴对称的两进院落布局。中轴线上依次为影壁、大门、前堂、后室：前后堂之间有廊联结。院落四周有檐廊环绕。房屋基址下设有排水陶管和卵石叠筑的暗沟。^[12]周原遗址西周中期已出现了面积达280平方米、全部瓦屋顶的大型木框架房屋，夯土墙只起稳定和围墙的作用。这是西周在建筑上的突出成就。房屋柱网间距加大，建筑技术比商代有明显进步（商后期的宫室面阔已有达9.5米的实例）。这组建筑规模虽然不大，却是我国已知最早、最严整的四合院实例。^[13]它的平面布局及空间组合的本质与后世流行于北方的四合院建筑惊人的一致。从周代的铜器、漆器中也可看到当时的一些建筑形象。如约铸于西周成王、康王时期的铜簋，是已知最早表现建筑的铜器。^[14]铜簋上有建筑图案：四角有四柱，柱头有栌头，栌头间有横楣，楣上有矮柱。还有一件铸于西周中期的方鬲，器下作屋形，前有两扇门，门扇框架呈日字形，上下镶版，并有门楣、门槛。屋的左、右、后三面有田字格窗。出土于山东郎家庄的春秋漆器残片上，中画圆形，四面有四座建筑，柱顶有拱，承托脊檩。窗有井字格，并另加小格。这种四室相背的建筑疑为台榭建筑。以上虽为建筑局部形象，但仍可约略窥见当时建筑的某些风貌。西周时，已出现大屋顶的形式，《诗经》中有“如翬斯飞”的屋顶形象描写。^[15]说明当时已有外形如飞翼、轻巧又美观的屋顶出现。周代木工的分工十分精细，《考工记》记载：“攻木之工七。”^[16]西周时期在制

陶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了陶瓦、分板瓦、筒瓦、半圆瓦当和脊瓦等几个品种。^[17]扶风召陈村的西周建筑遗址，时期由西周中期到晚期，正是封建礼制极为严整的时代。建筑遗址广大，初步看来，是一群高台上四阿重檐瓦顶的大型宫室。格式虽未必是四合院式的布局，仍有中庭与正堂，两旁有东西室，堂前有崇阶。在这种建筑举行策命礼，威仪棣棣，也颇为相称。

（周原考古队，1981；傅熹年，1981A）2002年在周代虢国都城上阳城内发现了一处大型宫殿性建筑基址。这个宫殿基址坐北朝南，呈长方形，与上阳城的宫城北墙平行。东西长24.6米，南北宽21米，总面积约478平方米，其上有规律地密布着45个柱础。基址南边东、中、西部各向外凸出三个门阶，应分别为“阼阶”、“中阶”、与“宾阶”。较为罕见的是，一条窄浅而规整的沟槽横贯宫殿基址，沟内堆积着黄灰色淤沙土，极为纯净，沟底有明显的水浸痕迹。专家对比史料记载认为，这是一条为了抄平夯土基址表面而特意挖筑的，具有“水准仪”性质，可见这一建筑曾经精心营造。^[18]

春秋时期，铁器的出现，使得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发展。相传木匠的祖师爷鲁班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各诸侯国出于政治、军事统治和生活享乐的需要，建造了大量高台宫室，一般是在城内夯筑高数米至十多米的土台若干座，上面建殿堂屋宇。如侯马晋故都新田遗址中的土台，面积为75米×75米，高7米多，高台上的木构架建筑已不存在。^[19]

随着诸侯日益追求宫室华丽，建筑装饰与色彩也更为

发展，如《礼记·礼器》：“管仲缕，簋朱紃，山节藻梲。”^[20]雍城遗址出土室内装饰青铜釭。在榫卯技术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木结构的结点上必须加釭进行加固，或用其连接木构件。这些釭上通常有精美的纹饰，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当釭不再是必须物，则作为一种装饰物保留了下来，并发展为一种装饰性的釭。^[21]

《论语·公冶长》描述的“山节藻梲”（斗拱雕刻成山形，梁上短柱画上水草纹。）《左传》记载鲁庄公丹楹（红柱）刻觚、刻椽。此时，建筑技术也有了巨大发展，特别是铁制工具斧、锯、凿等的应用，促使木架建筑施工质量和结构技术大为提高。筒瓦和板瓦在宫殿建筑上广泛应用，并有在瓦上涂上朱色的做法。还出现了装修用的砖。“室内装饰”在龙山文化住房遗址中已初露端倪：在室内地面上涂抹光洁坚硬的白灰面层，使地面既防潮、清洁，又明亮、美观。^[22]在山西陶寺村龙山文化遗址中已出现白灰墙面上刻画的图案，这是我国已知最古老的居室装饰。^[23]甘肃安县邵店村，新石器时代居址在居室后部的中央，即在灶台、柱孔与后壁中段之间的地面上，发现了用黑色绘制的地画，画面高69厘米、宽90厘米。上层为并排的3个人物，在中间和左侧人像的下方，以均匀的黑色粗线描绘二爬行动物图像，并列于长方形框中。地画所用黑色颜料为炭黑。图纹简单粗犷，比例合适，外形鲜明，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独立的完整的人物画，是我国建筑壁画的滥觞。在殷宫殿基址C区南边缘相距50米处，发现壁画残块。“在一块残长22厘米、宽13厘米、厚7厘米涂有白灰面的墙皮上发现绘有

红色花纹和黑圆点。残片上的纹饰似由对称图案组成，线条较粗，转角圆钝，应是主题中的辅助花纹。”^[24]山西岐山凤雏西周建筑基址中发现，墙表与屋内地面均抹有以细砂、白灰、黄土混合而成的“三合土”。^[25]墙皮厚0.1厘米，表面坚硬，光滑平整。春秋时已有木结构上刷丹粉的记载，既有装饰效果，又起保护木材的作用。室内陈设品则因起居方式是跪坐的，因而席与榻成为“家具”的主角。《诗经》中不少篇章对席、几等器具及起居方式等作了生动描述。当人们满足了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之后，精神需要在建筑构造活动中的影响也就愈加明显，真正意义上的建筑也就随之产生。

中国古代建筑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天地人合一的建筑选址原则历数千年而不变。“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26]重要建筑的方位偏正乃是事关治邦安国的大事。“审慎周密地考察自然环境，顺应自然，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而臻于至善境界”。^[27]有关古代先民选址和规划经营城邑宫宅活动的记载可见于甲骨文、《尚书》、《诗经》等。《诗经》中涉及到古代先民选址和规划经营城邑宫宅活动以及建筑构件、住宅格局、环境景观等内容。

古人对居住环境的选择是颇为慎重的。选址择地都要经过反复的踏勘、观察、分析来决定，十分重视城市与自然、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奉行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诗经·公刘》是一篇周人叙述其开国的史诗，诗中详细描述了夏末公刘率周民族从邠迁豳、创业的过程，其中“于豳斯原”，

“陟则在岵，复降在原”，“观其流泉”，“度其夕阳”等句子，说的即是为确定居住之地而进行勘察山川形势与水土之宜。“既景乃冈，相其阴阳。”（测定日影登上山冈，观测阴阳以分寒暑。）后世所说观阴阳、看风水，典出于此。这是古代用木杆（圭表）测日影，以定方向及时令之方法的最早记载。也是中国风水（堪舆）始行的最早记录。古人早就领悟到：人之行为应遵天道、地道，人应善用天时地利。“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28]“古者庖牺（即伏羲）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29]风水家认伏羲为始祖，即源于此。《礼记·月令》：“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管子·形势解》：“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故天不予时，地不生财。”地不生财，人何以堪？可见古人推崇的“风水”，拂去迷信的尘埃，实为考察山川地理环境（包括地质、水文、生态、环境景观等），寻求安居生息之地，以臻天人合一境界的实用技艺。《国风·定之方中》有诗句：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诗序》说：“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阅之，国家殷富焉。”^[30]卫文公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选贤任能，国安大兴，在位二十五年。定，为古星名，北方之宿，即营室星，此星昏而正中，刚好是夏正十月。定此星以建造宫室之位，筑宫室而立国，国家大兴。^[31]说